

現 代 文 庫 第 二 輯

歷 史 教 育

英 屈 勒 味 林 著
李 絜 非 譯



3 0647 0918 5

華 夏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現代文庫凡例

本文庫之性質爲中華百科全書之始基，將世界學術最新之知識，析爲數千題目，分請大學教授及各科專家執筆，內容注重精約，力求引人入勝，期於讀者極有裨益。現定每月刊行一輯，每輯十冊，每冊長約萬言，敬以富于權威之優良讀物貢獻于全國學校家庭機關團體及各圖書館。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敬啓

607

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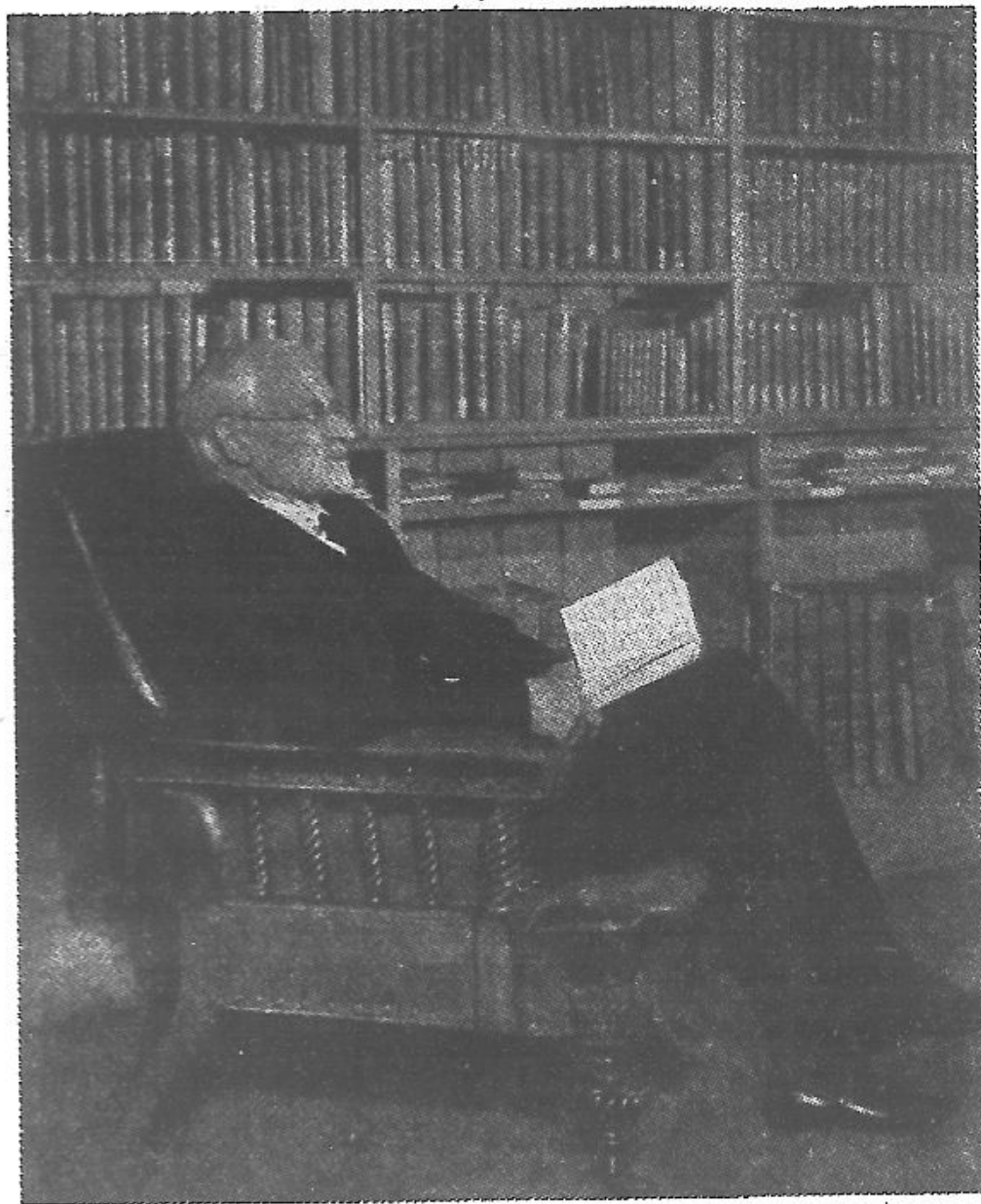
111

111

111

歷史教育

本 篇 原 作 者 屈 勒 味 林 教 授



一

65429



屈勒味林·喬治·馬可黎小傳

氏生於一八七六年二月十六日。父喬治·鄂圖，(George Otto 1838-1928) 爲一名史家，又爲馬可黎(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的外甥。故喬治·馬可黎可謂爲家學淵源，系出名門了。氏幼受教育於劍橋之哈羅(Harrow) 和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自一九二七年始在劍橋大學任近代史教授，以迄於今。又自一九四〇年，兼任三一學院院長。

氏爲英國學院會員，曾得牛津、聖德里斯、愛丁堡、劍橋、倫敦、哈佛、耶魯、曼徹斯特與杜爾漢等校榮譽博士學位。一九〇四年，和女作家兼社會運動者華德女士(Janet Penrose Ward) 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一如彼父與彼外祖之在曩昔，爲英國史家中之最著稱者。抑彼又爲意大利史尤其意大利復興時期(Risorgimento) 史的權威。一如彼父若祖，常持異端的見地，以爲歷史將興趣化，一若堅實。此一理論，初見彼「史神：一種詩的靈感」(Chio: A Muse) 其中彼指出詩的靈感，常變形爲一汗馬之作。彼嘗謂「我不能遺棄歷史的較舊理想，即同一本書，將爲訴之於一般讀者和歷史學生」。菲立浦高達拉(Philip Guccilla) 對傳記持有同見，謂喬治馬可黎「承其外氏情致，爲具體的肖像之精到追求。此蓋馬可黎獨到之秘，而爲其後嗣所重振」。

彼之大作，英國史和十九世紀英國史，皆撰以一種前進的自由觀點。具有馬可黎爵士之所有特色，一然無其黨見和成見。抑可益之以言者，彼更具有在歷史研究修養上之一種優良背景。

主要著作：威克里夫時代之英國(一九〇四)，斯圖亞茲治下之英國(一九〇五)，喬治米里底滋之詩與哲學(一九〇六)，加里波之羅馬共和國的防衛(一九〇七)，加里波的與其千人軍(一九〇九)，加里波的與意大利建國史(一九一一)，意大利人解放的英文歌(主編，一九一一)，約翰布里特之生平(一九一三)。史神：一種詩的靈感與其他文藝和平凡論文(一九一三)，意大利戰爭景象(一九一九)，一個歷史家的娛樂(一九一九)，格雷與改革案(一九二〇)，十九世紀英國史(一九二二)，馬賽與一八四八年威尼廷革命(一九二三)，英國史(一九二六——有錢端升中譯本)，英國美必需損壞嗎？(一九二九)，自安女王下迄與蘇格蘭統一之社會檔案(一九二九)，女王安治下之英國(三册一九三〇—一九三三)，屈勒味林喬治鄂圖傳(一九三三)，種族之雜揉(一九三四)，發羅敦之格雷(一九三七)，一六八八—一八九九年之英國革命(一九三八)，英國史縮編(一九四一)，英國社會史(一九四二)。

歷史教育

英·屈勒味林著
李絜非譯

原名歷史與讀者 (History and the Reader) 英國書盟第三周年

講演詞(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

繼去年我們會長的絕妙講詞的高格調之後，我生怕將於今夕你們對我所講的感到多少有點平淡無奇。但無論如何，我所選的「歷史與讀者」的這一個題目，引起了一個真正的問題，或是一些真正的問題，對此會有廣深學問與高度修養的人們間的相反的意見之存在。

基本的問題，在或者歷史有着任何重要關涉於所有的閱讀大眾，或者歷史為「一種科學——不多也不少」，如一九〇三年我的前任劍橋歷史講座柏立教授(Prof. Burd)之所云云。

柏立氏乃一具有極高聲譽的學者，凡彼所云，皆曾博得人們極尊敬的重視。但在一九〇三年，以一莽撞青年人的我，膽敢對他歷史不過如一科學的定義持着異議，我却主張歷史是兼為一種科學與一種藝術，即謂歷史事實的發見，在方法上須為科學的，但為讀者表白牠們，則須帶有藝術性，而撰述的藝術，通常稱為文學。溯自我開始此種爭執，已逾四十年了，迄今關於歷史的二元性質，我仍持此同樣的見解。

今天不再需要以一種爭論的口吻，談此題目。因為今之歷史家，對於歷史方法之異見，較諸四十年前的他們前輩，已多能折中與容忍了。有着許多現存的史家，愈於我之能為提出的較優美與較真正

科學的學者，他們在其態度上，對於我本人歷史的努力，極爲包容。又有一些歷史學者，他們出其研究的結果，爲一種文藝形式，因此獲得一極廣遍的大衆之注意。歷史不再如在此世紀的開始時之居於一種理論的束縛，以至於隱晦，乃再度爲時代的流行文學之一部分，而常爲公衆之所渴求。雖則有若干歷史作品，較適於專家，而其他則適於一般讀者，蓋於此兩種的歷史，會無一定不易的鴻溝，介乎其間。

因之，請毋視此夕演講，爲一種爭論的部分，而僅視爲歷史對於讀者的界說，與一種或寧爲多種價值之追問的一種試圖而已。

於未說及歷史對於一般讀者的價值問題之先，我將作少許話關乎歷史的歷史。對於我們歐洲人，希臘與羅馬史家實爲本源。希羅多德 (Herodotus) 與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s) 雖未嘗用此辭句，要視歷史兼爲科學與藝術。彼等艱苦於彙集事實，雖旅行與談話爲所取材，視檔案爲不如，然後者之在當日，所存無多，於是由彼等之所蒐集，致爲結果，而作文學之形式。正確的自古典學者言之，我將想像我人蓋不克知道希羅多德和修昔的底斯能達真的史事至於若何程度。或彼等的演繹的正確，至於如何程度。但我想我人能爲感到：他們兩人皆屬渴求真際。康福德 (Cornford) 教授誠主張說修昔的底斯聽任他的結論，爲他的藝術的或戲劇的直覺作若干範圍的影響，可是這種說法，則爲他人所否認。至於塔西陀 (Tacitus)，雖彼文藝力量卓越羅馬史家之中，而我假定我們感到對他敘述的公正性，較少信賴。若果如此，希臘和羅馬所遺於文藝復興的歐洲之傳統者，實爲歷史的傳統，乃兼事實的一種科學與訴之於一般讀者的一種藝術而一之。

中古期間，曾有不少歷史佳作，爲英國僧人如巴立斯 (Matthew Paris) 所完成。大抵乃當時大事的編年史。及至文藝復興時代，對於古代歷史家的研究，乃使近代歷史家益多野心。在早期斯圖爾特 (Stuart) 時代，拉里格 (Sir Walter Raleigh) 藉慰其囚居於堡壘 (Tower) 之生活，而撰其「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之巨著。對於我們這一代，不論其中有許多莊嚴與馳名的章節，要已不可卒讀，但當他自已的時代，則極爲流行與表現一大的影響於公衆間。其後克萊蘭敦 (Clarendon) 和柏奈特 (Burnet)，曾使撰述當代史的藝術，達於高的程度。同一世紀，即當十七世紀後期與十八世紀早期，具有大才能與熱忱之英國博古學的一派，曾奠定了中世紀檔案之科學的研究之基礎。在出版方面，如杜格達爾 (Dugdale) 海爾尼 (Hearn) 雷木爾 (Rymer) 魏克 (Wake) 與吳德 (Anthony Wood) 之屬，於他們的著作中，我人有已往檔案之科學的研究之先例，蓋乃現代歷史的探討之主要方法。

十八世紀的中葉，歷史在英國充分發展其現代形式，厥後甚少變異。有三人卓然爲現代撰史法的標準創作人：休謨 (Hume) 羅柏生 (Robertson) 和吉本 (Gibbon)。而吉本實爲其最偉大者，但休謨和羅柏生則爲吉本的先導，此兩蘇格蘭人於此諸島之上，在歷史的歷史中，具有一極大地位，他們使歷史閱讀普遍於不列顛，而吉本則繼彼等的薪火，曾集歷史的藝術與科學兩者之大成，迄無人能超越之。

當十九世紀的前四分之三的期間，歷史在英國被視爲文藝之一特殊部門，歷史書爲那時光的大量受教育的公衆所廣泛的購買與閱讀。麥考萊 (Macaulay) 與喀萊爾 (Carlyle) 視他們的著作，爲其國文學的一部分。我想他們的作品，有如任何小說家除迭更斯 (Dickens) 而外的作品一樣的好。但喀萊爾與

麥考萊，要非皮相的有任何比吉本爲多的淺薄之見。他們固有大的缺點，但他們會無不學無術的過失。以其熱心於自原始資料中爲例證之蒐集，他們作一佳例。喀萊爾在他的格林威爾 (Cromwell) 和菲德列克 (Frederic) 兩書中，他自視欷然。麥考萊的閱讀，則堪驚人。惟是他們加於凡所蒐集的例證之解說，則常有缺點，無疑義者他們缺少若干科學精神於蒐集例證之方法，而在十九世紀的末年，以理論上的反動，對之——科學精神——發生了如此一般的強調。

對於「文藝歷史」(Literary history) 的反動，如所被輕蔑的稱說着，是興盛於既往的五十年前，當我伊始作歷史家的時光。蓋初見於各大學，而爲一般公衆所溫順地接收，視爲一種出自權威的宣告。以歷史是不再爲一般讀者與其相似者而撰述，自是歷史書籍，僅包括着歷史家們相互間的學術談話，假使公衆有時偶一聞之，那是很好的，但屬一件次要的事情。歷史已無與於文學之業，歷史不多也不少爲一種科學。居於劍橋講座的我之兩位前輩，高聲亟呼着宣示此種主張。可是兩位最大的劍橋史家，阿克登 (Acton) 和瑪特蘭 (Maitland) 則迄未趨此等主張於極端。他們兩人，皆極友善於我和我的撰述文藝的歷史之新希望。至於今日，職業史家於他們的同袍之間，已能忍受歷史的目的之分歧。抑更有不少人繼續地從事撰述文藝的歷史之技術，而公衆似乎也歡迎他們的努力。

但五十年來，反文藝或科學的反動之在歷史家間，雖今已竭其心力，或至少定於一尊，曾於時致用和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以爲利害參半。茲願撮其主要的原由，而一述之。

首先，歷史在那時——半世紀以前——成爲各大學教學與試驗的最重要的一種科目，在若干方面，競爭着乃至代替着經典，而爲一般教育之最通俗「諸藝術」的科目。今使歷史被學習與設教於

大學中，蓋不能授之如一種「掉以輕心的隨意的」文學之一部門了。幾許嚴肅地如斯吐卜斯 (Stubbs) 的憲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與若干歷史的例證之法則的研討，是需要着。此種歷史的觀念，(或你願意去稱之為科學的觀念) 是必要地，及大抵正確地着重於大學的設教及研究。我以為麥考萊與喀萊爾他們自身將比他們已經成就的史家為好，如其使他們生存於十九世紀之末而不生存於十九世紀之初，他們能為獲得經由一種歷史的理論過程的話。何者為歷史的反動於維多利亞御宇的晚年的舛誤呢？不關積極地強調置諸需求着重例證之科學的方法；而為在於文學的手腕之消極地排斥，聲言之謂其無與於史家的工作。

次之，反動之較次值得重視的原由，斯為德國的影響。當於維多利亞的晚年，俾斯麥的德國，為所有景慕者所崇拜，雖在學術界亦然。美國大學於時亟增其範圍及重要，乃範其自身非以英國，而以德國，為其矜式。抑雖在不列顛各大學，德國有一些時候被視為泉源，大人物與通常人們皆將於中求光明與沾溉。我人除政治外，在每方面，嘗對我們民族的傳統棄置如遺，此在藝術上與音樂上數見不鮮。故歷史莫能自外，在五十年前歷史之撰述為一般讀者的英國傳統，是被放棄了，轉而從事學人無事於文學的晦隱之德國的理想。

「科學的」反動在歷史的第三種原由，乃坐於十九世紀晚年物理科學所達成的優勢、尊貴、與成功。科學變質了人類經濟的與社會的生活，與改革了教化世界之宗教的與宇宙的外觀，凡此物理科學之驚人成就，於五十年前，引起許多史家去假定歷史的重要與價值，欲使歷史叫做科學，與使其假借科學的方法與觀念而無其他的話，將為大大地提高而後可。我以為這種比論是擬於不切，因為人類的

研究，不同於原子的物理性質或生物的生活史之研究，假使你找出了一個原子，則你是找出了所有原子，找出了一隻知更鳥的習慣實際，乃找出了所有知更鳥的習慣大概實際一樣。但找出了一個人或乃至許多個別人的生活歷史，要不獲告知你以其他人們的生活歷史。抑且更不能作任何一個人生活歷史之一種充分科學的分析，科學的分析之於人們，是感到太複雜了，太精神了，太不同了。而百萬人的生活歷史，終不克從一個人單純的歷史中找到參證。在事實上，歷史乃從所有可利用的事實中粗粗忖測的一物，而其論究知識的與精神的力量，終不能宛轉屈就於能特稱之為科學的分析者之下。

有如喀萊爾多年前之所述，「人們的每一種的再合，實非不可計算的勢力之一種再合，每一單位，為能力的一種小宇宙，對之如何用科學計算或測驗」？

且也，歷史的價值與目的，蓋至於一極大範疇，——我要大概的說一說——教育公眾的心志。可是物理科學有其自己用場與便利，迥異於通俗化了它的研究之結果。無疑地，希冀着通俗化了它的研究結果，有如愛丁登 (Eddington) 與瓊因斯 (Jeans) 和多於一個赫胥黎 (Huxley) 之所完成者。但科學之主要目的，乃為專家對專門化知識的積累，亦能應用之於世而已。

而歷史之首要價值，則是文育的。其影響存乎歷史的學生之心志，與公眾之心志，故因之傳遞史家之最好作品與最好思想於一般讀者的業務，實為首要之圖。此僅能達成之以撰述的藝術，所以文藝的手腕，實於許多史家，雖非全部而為最低要求準備的一部分。在克利娥神殿，(史神——Clío's temple) 遂有天秉上之不同和工作上的歧異存焉。

以此達於今夕我題目的中心了，什麼是歷史對於那些非專業歷史的普通讀者之價值？何以史家

視傳遞他們的古老與他們新近知識，他們的傳統與他們的發明以與市井之人，為他們的業務之一部分呢？

我年事愈長，我觀察我們近日的趨向和情勢愈多，我乃愈確定地認為歷史必其作為人性的（*Human*——那是非科學的）基礎於未來。沒有若干歷史的知識，則其他門戶，將終古封閉，或充其量的半開着。例如詩歌和散文的閱讀，所異於流行書籍者，必恃乎當夫較古書籍撰述之既往時間的若干知識。喬叟的、莎士比亞的、密爾頓的、斯威夫特的世界，鮑斯威爾的、華德華茨的、雪萊的與拜倫的、迭更斯的與特羅勞朴的、喀萊爾的與羅斯金的世界之社會的與政治的情況之若干瞭解，乃為對所論及之的作品之充分欣賞所必需，亦或在若干場合，以瞭解何者為彼等之所從事。音樂無需如此歷史的介紹，得為充分的欣賞，則以音樂非引喻的或僅有些微的暗示作用。但文學是引喻的，每一書皆植根於其所撰述的當時之土壤中，除非我們偉大的英國文學，對於英人成爲一種封蠟之書，（實際我誠怕其對於許多人是如此）斯我國人必瞭然於已往時代的若干事情。

文學和史學是一對孿生姊妹，不可或分。當我們祖父的時光及前於他們的許多世紀，對於已受教育者，為希臘和羅馬古典文學，對於所有人，則為聖經，視同教育之基本。在古典作品和聖經中，歷史和文學是密切地綜錯着，而即以那種環境，使教育的古老形式，如此地激刺於我們祖先的思想和想像。誦習古典的作品，和誦習聖經，乃同時地誦習古老世界三個最大民族的歷史和文學。無疑地，古典文學和聖經，是誦習以那一種我們今日視之屬於非批評的態度，但是他們是誦習着依於時代的最好之光，以形成一種偉大的人文教育。我生恐今日古典文學和聖經的兩種研究，式微至於無可比數。

何者是取了他們的地位呢？在若干範圍內，其地位是為歷史之一較廣泛與較確切知識和文學之一種較廣範圍所填補。但我引以為慰者，是那空隙之一大部分，卻被些廢物所充塞了。

同樣僅視文學的情況為稍次程度的，建築的與繪畫的及所有國內的藝術之享受與瞭解，皆以歷史的知識而為之增益。凡其人無所知於歷史，斯經越意大利者，固能念其山川信美，風光如繪，及奇妙天成，但何者為其所目擊，蓋極少瞭解。國外的旅行，其為樂且有益的，大抵比例於與我們俱涉英倫海峽的歷史知識之總量，以為之斷。特我所引以為慰者，感到藉歷史知識與想像之享受古建築的能力，會極廣泛地普遍於今日，有若干教育的與文化的作用係焉。當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前的年間，多至一萬五千人，每年去訪看議會地方(House seats)，去參觀羅馬古城牆(Roman wall)上的屬於國民托辣斯的一種財產之波爾未苦斯堡(Borcovius Fort)。那即是說，年有萬五千人，依於卡爾立斯勒·紐卡斯爾(Carlisle-New Castle)路急行着，跨出他們的私人汽車或公共汽車，或是離開了自行車，再行半里上山的路，以觀察在那荒蕪的原野中若干古羅馬建築之殘遺。殘遺實鮮美麗，不過是些基石而已。但訪問的歷史之想像，是燃起了，若干人亦既較前往希望知道的為多一部分羅馬人在不列顛之歷史。

廢寺和殘壘，鄉間房舍和區域教堂的訪問者，享受他們自己，比例着他們已俱有的歷史知識和歷史想像，及招致他們去希求如斯知識的好奇心，以為之斷。誠以無私的智慧的的好奇心，乃真正文化的元氣之所寄。

盎格羅薩克遜人，在英國史上，其重要雖逾於羅馬人，但遺下較少的紀念物，因為薩克遜的建築，除掉僅屬他們的教堂外，多為木製，而非石製，乃在諾爾門征服之後，薩克遜人最多數的教堂，

是代以貴族的建築，所以盎格羅薩克遜人在我們島國史之普遍畫圖上，有殘褪的趨勢，存於視覺之外，心念之外了，誠哉其如此。可是對於我們薩克遜先人，我們却有一種可觀的好奇心，一種希冀去知道極精妙的著作之結果。以之，晚近三十年來，盎格羅薩克遜學者與考古家，曾完成了如此之多的著作，於發見關乎長而且要英國之成長的期間之實際。荷金之盎格羅薩克遜史，(R. H. Hodgkins History of the Anglo-saxons) 是這方面最近學術上的結果之一種可敬的著作，他們的性質是艱難與深奧，乃能對於一般讀者，為可以瞭解和引人入勝。斯亨東教授 (Prof. Scarton) 關於盎格羅薩克遜史 (Anglo-Saxon History) 的大著，近發刊於英格蘭的牛津史中，或堪供諸較少數的讀者，但那些願意委身讀之的人，是因於科學的歷史發明，機械的真脈搏在活動中感人的特感之故。荷金先生的與斯亨東教授的盎格羅薩克遜史，乃學術史籍兩種不同種類的佳例，多少不同地有關於閱讀公衆之需要的地方。

可是歷史的興會與價值，有遠甚於堪以解說為既往的文學藝術和紀念物者在：歷史的本身上，引起和試求解答兩大問題：(一) 曩昔男子和婦女的生活為何？及(二) 過去的發展以成凡百的現狀者為何？讀者能有興會於既往，以其本身之故，或以對於既成過去和遺留甚少或毫無踪跡的社會之稍前情况和思想的稍前性質中價值或啓示之故，抑或讀者大抵可為興會在對現時世界各別民族的制度信仰習慣和偏見之由來，獨歷史能為供獻解說之故。易言之，他之能以寄其興會於古逸，或以其本身之故，以其為現狀之所從出之故，同樣地，他可以興會於各種過去情境與事變之靜止的觀察，抑或他可以興會主要地存乎事件的不居之流，人類歷史的因果和演變方面。

我擬對此種歷史分歧的兩種看法，略為說點。第一，對於讀者，發見何種生活是相似於古代之各

種年代與國家的價值，這種智慧上的好奇心，在我們此日可以較為充分的滿足與較為正確逾於任何以往時代，坐於現代學術之驚人的工作。得自我們自家機械的時代解脫，以逃出入於手工較甚與機械較差的一種世界，其時想像較多，科學較少，此並非純粹的主樂說的逃避主義，實乃擴大心志與想像，否則禁錮於現在之中了。我們得獲其他世界的一瞥，人性與缺點有似我人者，但不同於我們自身，而提供許多事情有很多偉大價值者，為人所想過，經驗過與已被忘却過。誠然，我知道現代智慧的較大勝利，無逾於久經忘掉與誤解的以往社會情況之真實地重建，乃考古學家博古學家與歷史家等的艱忍努力所恢復。蓋詳盡地發見了：何者為居於地球上的人類生活，有似於百年千年萬年以往和揚帆海下或經由空中一般的一種鉅大之成功。

回溯既往一事物如其真實地存在着，是如何令人驚異。經由古夕之幕，以窺得現有男子和婦女的若干燦爛光明之景象，非關純粹地虛構和想像的創造，而為正屬我輩的熱血真在物。真實之為物，過去與現在間，無所區別。我人平凡的現在之一部分的每一時光，皆次第離却和吸入於詩情的過去之中。

歷史的精神，其實是詩的。艱忍的學者，疲耗其生命於科學的歷史之研究，而讀者乃頗倦於一翻其書，致為時間的神祕，所有事情的無常，時代與世紀的相續所奴役。

詩的情意，存於過去紀年史中之最好的表現，曾為喀萊爾描繪之於他的法國革命，(French Revolution)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和鮑斯威爾的約翰生傳(Boswell's Johnson)的論文之中。

他寫道：「歷史究竟是真正的詩；使正確地解釋真實是偉大於虛構的話，乃得於真實和歷史的正

當解釋之處，亦真正的詩篇之所居。

以此之故，鮑斯威爾的約翰生傳，爲時間所完成，而時間仍在成之之中。無藝術的修飾或細工，斯何者能有以完成之。粗魯的蕭穆爾 (Samuel) 與善奉承詔媚的詹姆士 (James) 「是」 (Were) 而「非也」 (Are not)，他們的生平與全部本人的環境，已消失於空氣之中。米特利酒家 (The Mitre Tavern) 雖仍矗立於艦隊大街 (Fleet street)，但那應出的款之收支，牛肉與麥酒之醜戀，斜冠，大腹便便的主人，那玫瑰面龐，深情款款的主婦，和所有她的閃閃作光的銅鍋，蠟髯的桌子，盈盈榻架，她的雄雞和脫靴之器，差遣奚奴與垂涎三尺的食客，今安在哉？逝矣！逝矣！招呼中的侍者，帶著做好的微笑，是在爲蕭穆爾和波茲 (Bony) 布置他們的必要的晚餐，從來懷着他的最後的六枚便士，亦既消失，六便士和一切，有似一幽影之在鷄叫時光。他們飲自其中的酒瓶，俱告殘破了，他們所坐過的椅子，俱已腐壞與變作樵薪了，他們所食用的刀叉，業經鏽蝕於心而成爲褐色的鐵的養化物了，而混諸不可辨識的泥土中了。一切一切俱逝。在行爲與真理自身，有若卜羅斯比羅 (Prospero) 的海市蜃樓之無根組織。關於米特利酒家，他無所存，惟餘四壁，關於倫敦，關於英國，關於世界，他無所存，惟餘四壁，抑此亦在腐毀中，（它們爲堅石所成）僅緩緩而已。奇異的生存的河 (River of Existence) 突前，一新的大波因之至焉，激烈的拍擊聲，似終古縈繞長堤，可是以前的大波和它的濤聲，旋渦，何處去了？——歸於何處？

今此鮑斯威爾所寫的書，此乃真正的命運論旨的一種革命。所以時光，非全部非以幾個世紀而如此短促以君臨於我人之上。石腦油燈的一小盞燦，和它的石腦油光線，燃以照明，神怪地穿越過去的

死夜，已逝之人，仍在其間，雖隱而被顯露，雖死而尙能言。此其光亮，那微而奇異的燈，四射它漸弱漸弱的微光，入於無邊際底黑暗之淵。所有如我人的約翰生之所接觸者，皆曾爲我人而照明於中。奇異的小路，我們能依然旅出其上，周覽新奇。」（批評集第四頁）

如此便是傳記和所有歷史的價值。

所以關於法國革命，從來說得最屬優美的，也是爲喀萊爾所敘說着：

「火船是舊法國，生命的舊法國型，它的水手——一代的人們，激昂是他們的呼聲，他們狂熱其間，有似精靈般的苦惱於火燄之上。可是自其全體觀之，啊！讀者！他們是未與時俱逝嗎？他們的火船，他們曾經震驚人寰曾經駛去的火焰與其巨響，寂然去了，而步入於時間的深淵。因而歷史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憐卹他們全體，而不與他們全體以俱逝」。（法國革命三卷策二頁）

我想，我們能爲欣賞那畫，有似我們一般之在我們自家燃燒的火船之上駛去，而「入於時間的深淵」。

此外，爲自身緣故，對於過去的考量與研究，這兒還存在着歷史的第二個偉大的價值，即光明映於方今。你不克瞭解你自己的國家，更不克瞭解任何其他國家，除非你知道些它們的歷史，你乃至不克瞭解你自身的主張、偏見和情緒的反應，除非你知道作爲一個英國人的遺產，與如何降臨於爾躬。爲何一個英國人反應於一公的或私的情況，是一種方法，一個德國人是其他一種方法，一個法國人則是第三種方法呢？獨歷史能語汝以詳。

當此世界的一階段，許多民族是密密相接和休戚與共，此乃前所未有首要的事情，欲他們相互間

之巨大愚昧將爲減少，那他們將伊始去瞭解一些相互的歷史經驗和型成心靈。英國人希望其他國家的人民，有如他們自己對於政治的與國際的情勢之反應一樣，是件舛誤的事情。我們的真正善意與美志，每屬徒然，因爲我們希望其他國民也像我們自己的緣故使然。設使我們知道他們的歷史，此將可以得所是正。此種歷史不須詳盡，但屬社會的政治的情況其足以表明每一民族的現在特性的粗枝大葉，就可以了。

你不克瞭解法國，除非你略知法國革命，它的原因和結果。或者你不克瞭解德國，（其人不如如是不不得不予以解釋和體認）使不知些德國人對於他的政府，德國政府對於軍隊，全體國民對於軍事觀念之歷史的關係，其有力與寶貴，對於他們，有如國會制度（和自由去做我們所願的）曾在歷史的長久過程中，適合我們英國人的一般。你不克瞭解俄國人，除非你具有漫長的世紀間他們是被鞭韃人和條頓人侵入，橫掃永不破碎的草原之不斷錘鍊，因而鍛成的社會知識之一些概念。我們每每希望其他國家，「競技」和我們般的做着，看生活一如我們的看法，而當他們不如是，我們便驚異與失望了。現狀每致我們於驚異之境，（如所見於一九三八——九）因爲我們未嘗十分知道和注意過去。

福特先生常被報導，有一次宣稱着歷史是廢話（Bunk），他的這種非常的說法，設真是他說的話，在其本身，乃歷史的一種結果，對於所有凡百過去，如此輕蔑和如此露骨地公然言之。他們自身，乃合衆國在十九世紀的社會史之既定方面之結果。抑一般地說來，美國人決非昧於歷史，或未嘗爲其歷史的知識所影響，美國人知道我們的歷史，比他們自己的歷史爲多，雖則我希望對此將立予改正。而美國人對他本國的觀念，他的矜矜於星條旗，於憲法，及於美國視爲自由和民主的代表，要皆

爲普通教學和設想其間之歷史的產物。他對不列顛的態度，在歡喜和不歡喜的兩方面，實大抵歷史的誦讀與教學的成果。

誠然，有其他政治的危險，起於不完全的歷史知識之中。我意指着危險之來，非自熟籌的宣傳或偽造，而自學習了一點過去歷史乃未嘗及於晚近與現時者。例如美國人對於英國，有如她在不久以前，乃一君主的與貴族的國家的想法，他們的關乎我們過去的認識，是多於他們關乎我們現在的認識。幾個月以前，一位友誼的與有知識的美國官員，曾對我說是，當他爲了這次戰爭首次來到英國時，他希望能見到一有堡壘的地方，和農奴爲一封建貴族的利益而耕耘土地，我告訴他，他的英國歷史知識，假使他自海外而臨茲土相當於百年戰爭的早期的話，那是很適宜的。

許多國民如愛爾蘭人，是太歷史的心志了，長居於致他們不能於所有過去中解脫的情形。而許多的東歐國家，尤其在所有之上的德國人自身，乃建造於片面的已往史事之過度愛國的意見之上。此片面歷史之害，曾經完成於現代世界者至大，當歷史被用爲宣傳之一部門，實乃一種極可怕的武器。總之，那不是現在教學和撰述於英國的歷史之一種過失，蓋乃謂其昧於歷史，寧謂誤用之，自後者今日我們正蒙難於此島呢。

客冬，伯特爾菲爾德教授 (Prof. Butterfield) 於他在劍橋大學現代史講座的就職辭中，有云：

「國民們記憶一事和他事於既往，所引爲可怕者，是知道一點歷史之害。斯我們必盡我們之所能的快，知道較多歷史。抑自今日宣傳最危險手段之一以來，——與年俱進的遠爲精巧的計略——乃敘述何者爲外國人一度做過，同時阻止每一事件依於歷史性的解釋，斯我們必得有比這種性質爲多的歷

史，非純爲敘述，而爲解釋。——歷史涉及世紀之間，智慧的階段之間，乃至社會結構的型式之間的種種不同。歷史事實的研究，非因其改變人們成爲政治家，——那至少是一件明顯的做不到的事。（當其增益於一位政治領袖的其他條件上雖可爲價值）——乃是因爲在每一次其所博得的真正勝利，卽爲有助於人類瞭解的成長」。

伯特爾菲爾德教授的這番話，引得我們自歷史的考量爲獲得積極的知識之一種手段，以達於歷史乃讀者的心志之一種教育。我們變得更聰敏了，——不論如何是較少愚笨了——假使我們研究在過去時代中人性的問題，因爲我們能無激烈的先入之見，以誦習關於許久以前的諸事，以及牠們的收效和結果的知識。於今，形成關於法國革命的判斷，仍嫌太早，涉於它的諸多意見，（我的確然意見）是經常地振動着。對於如此重大而複雜地事件，要永不能得一最後的「歷史之判斷」。但至少其屬較可能地，對於法國革命，今日比諸一七八九年，一七九四年，或一八一五年較有一種若干價值的意見。而試求形成如此一種意見於所有歷史光綫中，今日蓋有其效用，爲對於心志的一種教育，這種教育，我人皆屬極端的需要。

我們自家日常政治的和經濟的事務，我們論究之以結局的強烈成見，愚昧，或片面知識，而無何者是正在成功中的智識之全部。改正此點，歷史的誦習，徐徐灌注我人以廣大心胸的與清明在躬的觀察戲劇的展覽，和人類事務的過程之習慣。我非意指我們當「公正的」於念及在既往所有方面是同其正當的意思，我們可以，抑我們常是感到一方面是在對照，更高於正當之其他方面。我們非求我人的全體，對於這些已往問題，皆出於一樣的結論。可是我們儘可能地從許多角落，冷靜地研討既往，所

有我們，得增進智慧及瞭解。我人將具有一種心靈，際乎我們轉向自身的問題時，庶較少被玩弄於報紙和影片的掌握之中，使我們試取捷徑以達真理及太簡單化了。紛如亂絲之人類事務。

我希望有恆你們的心意，茲開始於我的場合，擬供兩議：（一）其為歷史家們的職責之部分者，表白歷史於一種可讀的形式，或寧為公衆的各別階層依所可誦習的各別形式，因為史神之官，是千門萬戶。（二）一般讀者應學習歷史。倘使他知道沒有歷史的話，他即是未嘗真正的訓練着或為一公民或為一智慧的與想像的人。很自然地，少數讀者學習歷史，坐於他們以之為一種愛國的職責，或乃坐於他們欲改進他們的心志。讀者誦習，因為他們樂於誦習，而他們所選擇的書籍，乃屬那些有興會或愉快於他們者。人們將誦習歷史，使歷史能娛他們的話。因此，歷史家的責任，是儘可能地足以娛人的寫成之。或不論如何，勿掩其迷力於博學之叢的下面，那是應以之為基，而非重壓於撰述歷史之上者。

蓋如何娛人化歷史，為——人之依然演化於此奇異行星的迥邐的斑駁的戲劇之展覽中，所有人類之最大興會，寄於經由空間的無數之善紡績者。人之演化，是遷較慣於導入去猜想的創世紀之第一章為更異常，人的歷史，前史，古代，中古與近代，在宇宙上，實殊屬最奇異之物，以之任何消息，賴以達於我人。其中包含宗教，包含科學，至少包含他們的歷史，又包含藝術與文學。人類的故事之奇異，遠逾於物理科學之偉觀，此乃一種神跡的開展，更屬堅實的事實，有如神聖的，有如惡魔的——簡之——人生。一「人類的真正的研究」，比之甲虫，各種氣體和原子的研究，對於他遠為合宜。而此奇異的戲劇之展覽，可以觀察之依於時空的巨大浪費之迅速旋轉的影片，和依於單一的人

與單一的景色之特景兩者。

歷史想在事實上，據有其將爲據有於今日或明日的民族文學之位置者，今有何者是其朕兆呢？在許多方面，遠景是好的。史家常作一種有心的努力，表白他們的工作，予一般公衆以一種可以誦習的形式，而與之相應的，一種在歷史上寄以非常的興會的，是被一般社會的大部分人所顯示，斯對於歷史書籍有一種需要。

但我勢必益之以言，卽對於美景，有一種可以較少的樂觀方面在。第一點，似乎是歷史家的缺少。因爲此次長期戰爭的重責，是落在藝術科目包括歷史在內的學生。科學者們與數學家被政府允許於參加作戰之前兩年，留在大學，而當他們在軍，他們也能以作戰的目的，有一種或大或小的範圍，從事於他們的職業訓練。但歷史的學生，則有一個期間是停止進入大學了，而當他們在作戰時，他們不克研究歷史。在途中，例如一個對壕兵，可不斷擴充他的機器知識，或是一位醫官，可不斷擴充他的醫藥知識。而近年難得任何青年歷史家，是被訓練成功。失掉他們的大學教育，可成的歷史家作何比例，自戰場生還和現存者，能以或願以於長年從軍之次，來入大學作何比例，我不知道。我僅知道，倘使沒有歷史家，你們將得不到歷史。

那是臨於歷史的一個危機，其他一個困難，在使歷史書籍重印。歷史之研究，比諸科學之任何部門或文學，爲較多地依於一種書籍的大量之利用。

目下書籍缺乏，致此日妨礙普通讀者的歷史學習，達於一大範圍。我是戒懼着，幸尙未達於一種無知之境，而敵人已告請降。方今劇烈階段，坐於紙張缺乏者，可漸獲補救，可是極端緩慢。我引以

爲愚，就是紙張重見是用了，現在的條件，未嘗有利於歷史書籍的供應，此在戰前亦既如此，則將更見持續於今後。書籍的產生，因於印工與裝訂工的漲價，已日增其費用。加上出版商未克重印標準價值的舊書之結果，例如立克的歷史集，(Lecky's Histories)——我可以找出優良書之其他五十個例子，用致掃地以盡。關於牠們，固嘗有一種確定的需要，可是終不足以重付再刊的費用。今日歷史的學習，依於優良的原料的或重述的舊書之誦習。使讀者在未來僅能購得當日的新書，則其歷史的學習和智識，將成爲一極其可憐的事了。

需求十年三十年或一百年前標準史書和歷史原料，乃不克足夠付給關於他們重版的費用，其原由爲何？需要不能足夠去鼓勵出版商重印的，乃私立圖書館之不存，許多不同種類與大小的私立圖書館，實列於維多利亞時代之文化最好的事情之林。我怕它們是永遠消失，而無以代之了。其一部分的結果，是收入減少，另一部分的結果，則是房屋面積的減少。在近頃的強梁新世界，我們一階級的社會，將宅於小的房屋，無多餘地以置書架，而當汽車和它的汽油償付後，所餘無幾以購書籍了。自然公共圖書館和巡迴圖書館的增加，可以爲之多少補苴，但究不克填滿茲缺。

可是我不願終之以一種悲觀的語調，新的文明，無疑地將會找到解決它自己問題的方法。使能繼續避免了其他世界戰爭的話，至此，較高的文明能以善付兵燹而殘存，我可無疑歷史將表現一較大作用逾於既往在文化中之人文的或非科學的方面。歷史非古典文學或現代文學或政治科學的競爭者，反之，實爲它們俱居其間的大廈，抑爲連合關於人之天性和成就之所有研究的三合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現代文庫第二輯

歷史教育

定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匯費運費)

著者 英·屈·勒·味·林

譯者 李·絜·非

編輯者 張·其·昀

發行人 徐·公·肅

發行所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
上海九江路二一九號

印刷者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刷廠
上海丹陽路一四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錄目輯二第庫文代現

中國書法	聯合國	莎士比亞	羅素之西方文化論	歷史教育	社會科學概說	邏輯要義	新教育	唐詩選	論共產主義
陸維釗	李浩培	余坤珊	張其昀	李絜非	梁方仲	謝幼偉	王承緒	徐震堦	謝幼偉 翁文灝 章巽 張其昀

版出月六年七十三國民